

## 再上九峰山

□贾明明

两个人登一座山，山未变，人依旧，感情却因为登山而升温。虽不以山为媒，却因为某次登山而决定在一起。青山不语，却撮合了许多有缘人。这，就是山的神奇，山的魅力。

这个季节最适合登山。乍暖还寒的初春已过，热情如火的夏季还未来临，大地开始回暖，暖洋洋的感觉让人留恋。太阳是柔和的，没有冬的薄幸，没有夏的毒辣，一切都刚刚好。一天虽有温凉交替，却不热不寒。这样的时节怎能辜负，应该出门登山，将自己放归大自然。离住所最近的，是九峰山。

回想过往，第一次登上九峰山的场景历历在目。与初恋女友携手上山，没有呼朋引伴，“你我”二人而已。桃花开得正艳，她流连于桃花林，走走停停，不愿移步他处，就觉得“人比桃花艳”的语句绝非虚构。她白净的脸上偶尔浮现一抹羞红，简直如同彩虹，天空都失了颜色。等她轻荡秋千，“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”，这诗句就在脑海浮现。我比诗里的人要幸运，没有“多情总被无情恼”的烦恼，只有两情相悦的欢喜。桃花不入我眼，双眼皆被佳人塞满。这大概就是初恋，眼里、心里唯有你我，每一次对视都有被电的感觉。

溪水清清桃花红，美景佳人如梦中，执子之手最春风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那次登山，专门借了朋友的单反相机，只为留住两个人的柔情点点。12年过去，再翻开相册，重温2010的美好回忆，心里甘之如饴。

六年后，相同的时节，相同的伴侣，再次登临九峰山。一切似乎都没变，又似乎都变了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悟。我们大抵是变了一些，照片里的我们，相比六年前显得圆润许多，不如当初那么棱角分明。再次登顶“九峰之巅”已没有了当初的澎湃激情，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这句诗用来描写当时的心境颇为恰当。

日子似流水，没有大风大浪，多是在不温不火中度过，似平淡，又似平庸。对比以前，生出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的感慨。你我的眼中，不再只是装着你我，桃花、流水、青山、白云，皆入我眼。彼此对视，“相看两不厌”沦为常态，不会期盼“我的眼里只有你”。

转眼又六年，2022的九峰之旅是临时成行，不像前两次提前谋划。山还是那座山，人还是那两人，心境却大不相同。

这次攀登有些随性。前一天没有做什么准备，商量着第二天如果天气好起得来就去爬山。结果就是睡到日上三竿，买菜做饭，吃完之后已是午间。看着阳光不错，就有了这次九峰山之行。

沿着青苔石阶缓步向上，目光流连于山上的风景，再没有你依我依的情景浮现。偶尔搂一下妻子的肩膀，她会轻轻拍掉我的手，说声“热”。有时她说，“都快40的人了，那么多人看着你好意思吗？”她的矜持与羞涩，倒是与当初没什么两样。我只好悻悻地收回那手，将它的热情寄托给春风。走走停停，不是为了赏景，主要为了照顾腿腿的感受。腰酸腿困就歇一歇，不会像从前那样咬着牙也要尽快冲到山顶。没了争强好胜的激情，更多的是随遇而安的心境。

爬到山腰，两个人都有了回去的想法，于是，开始下山。乘兴而来，兴尽而归，没有登上山顶也不会有遗憾。

到了这个年纪，许多事情都看开了。不像从前，因为某次考试失利伤心几天，因为某次班干部选拔落选羞愧难言。许多事，明知不可为而奋力为之，有时不是为了某个结果，只是为了不留遗憾。

登山，有人是为了征服，有人是为了挑战，有人是为了散心，有人是为了回归大自然。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。人在山中，山在人心。

九峰山，风景旧曾谙，每次登临，对它的高度会有不同的认知。有时觉得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登顶；有时觉得，要颇费一番工夫才能登顶；有时觉得，就是拼了半条命怕是也难以登顶。一座山，在一个人心中，犹能生出不同的感觉，更别说是不同的人心中了。这次登山，没了曾经的豪迈，却有了许多感慨。这一切，都是九峰山赋予我的。

## 芍药将离

□安股

玫瑰寻常见，芍药不为多。

四月，谷雨过后，形美色娇的芍药成了最网红、最当家的花卉，占据了我微信朋友圈里的头条。

有人说芍药比牡丹好伺候，不管是种植在庭院或盆中，还是从花店买的切花，都是如此。一个喜欢美的朋友，第一次养鲜切的芍药花，她是这么说的：“这是一种优雅的花，悠然的，安静的，不动声色的。花朵不大不小，花瓣不薄不厚，少香味，不张狂。粉红只一点点，开头还浓些，越开越淡，淡到似无，甚而泛出青色，反而美。插在瓶中，只需清水，花季却很长，让你每天有期待，每天有美丽，每天有欢喜。”

这样的图片和文字，看得我心里痒痒的。那天早上我送女儿上校车后，特意拐到一家花店去碰碰运气。才早上七点，这家店就开门了，门口放了几大纸箱的花束，应该是刚送来的货。我问老板是否有芍药，老板说有的。他用剪刀打开了两个包装，都没找到。我说不行下次再来买，等我走出几步后，老板在背后叫我留步。他终于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芍药，撕开包装的报纸，露出里面的几束芍药，选了其中最壮实的一束递给我。芍药价格不贵，十支花才二十元钱。回到家，我剪去枯叶，在根部斜斜剪了一刀，插在倒满水的瓷瓶中，十支花插了三个瓶子。这些瓶子是我之前喝黄酒留下的，颜色各异，造型古朴，刚好派上了用场。

刚买来的芍药，都是没开的，花苞圆圆的，样子并不起眼，有个朋友称之为“铁蛋”，我觉得挺形象的。经过打包挤压后，芍药的叶子皱巴巴的，像是受了气的小媳妇。一起买来的一束十支芍药花，花期却有不同。当天晚上，其中的一朵绽开了三瓣粉色的花瓣，但大部分还是闭合着。第二天又开了半朵，其他几支羞答答地迟迟不肯露出真容。懂花的朋友说，不用急，要慢慢等，它们迟早都会开的。一朵一朵地等，一朵一朵地开，每天都有欣喜，这种感觉比所有的花一起开放要好得多。

又有朋友说，最好是每天换水，并剪去一小段根，这样可以延长花期。我试了一下，在20摄氏度上下的春末，最多两天就要换水了，否则水容易发臭。毕竟这和养水仙不同，水仙有根，在自由生长。而插花无根，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开花。记得我以前把一束康乃馨插在水中，一周没去换水，后来发现水的臭味非常熏人，只好把整束花都扔了。修剪时，我闻到芍药的枝叶有股植物的清气，略带苦涩。凑近细闻它的花，也是这种味，只是香味更浓一点，有一种药香味。

多年前，表弟分给我几棵幼苗，说是芍药。我种在老家的庭院里，都存活了，而且长得很壮，但就是不开花。每年春天生发，冬天枯萎，那时也没有“形色”这样的识别植物的软件，我到现在为止也不清楚所种的是否就是芍药。前几年我去郭巨，在冯老板的牡丹园里看到了种在地上的芍药花。它比牡丹开花略晚，花型很相近，是草本和木本的区别。冯老板说牡丹是花中之王，芍药是花中之相，它的根可做药用，称为“白芍”，有镇痛、镇痉、祛瘀、通经的作用。我想着向冯老板买几株，怕他不收钱，白拿又不好意思，于是一直没有种植。如今在花店里买到了此花，也算是一种缘分，如同邂逅了一位温婉的佳人。

芍药朴素，亦花亦药，默默奉献，不显张扬。花和人有契合场，它虽然没有玫瑰艳，但比牡丹洋气，比梅菊可爱，比莲花温暖。它不是最美艳的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芍药，觉得它最符合自己的性格。咏芍药的诗词甚多，姜夔说：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。”这里的红药就是芍药。秦观的诗句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”，写出了芍药的凄美，而春泪和卧眠，却让我想到了《红楼梦》中的憨湘云醉眠芍药钗。芍药又名将离、离草，还是古代的定情花。

芍药媚而不俗，甘于寂寞，我对它的评价是：甘处牡丹下，名声奈我何。